

# 新媒体语境下非遗“文化记忆”建构路径初探

## ——以南京绒花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例

包怡然 杜薇

(大庆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摘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对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加强了关注力度,受到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影响,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得到拓展,对非遗“文化记忆”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优势与空间。所以相关人员需要转变工作理念,注重综合体系的有效搭建,本文主要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非遗“文化记忆”建构路径,选择以南京绒花文化遗产数字化为例进行探讨,希望可以给相关人员提供一些帮助与借鉴。

**关键词:** 新媒体;非遗;文化记忆;绒花文化

### 引言: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并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记忆方式。这种环境下,人类的历史文化处储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非遗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留下的瑰宝,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相关人员想要保证非遗的有效传承,可以改变之前的传承方式,积极探索新的建构途径。

### 一、新媒体语境下非遗“文化记忆”与南京绒花文化简述

#### (一) 非遗文化记忆

在研究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可以认识到记忆的研究大概经历了两个历程,一方面是记忆研究的社会性转向,另外一方面是记忆研究的文化性转向,两种研究方式都经历了很多学者、专家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有较多的文献资料。由于工业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将文化记忆同媒体结合在一起,现在很多国内学者已经对新媒体与集体记忆之间架构了相应的桥梁,并且从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分析了数字化在非遗保护中的价值和作用<sup>[1]</sup>。现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出探索阶段,并且缺少完整的资料借鉴,所以在建构的过程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思考南京绒花文化,实现非遗保护活动的有序开展。

#### (二) 南京绒花文化

我国南京绒花文化的发展历史比较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而且古人在《中华古今注》也有一定的记录。后期绒花文化一般是利用在宫廷中贵族的装饰品,一般这种也代表着富贵的象征。在明清时期,绒花文化逐渐的流入到民间,通常是在传统节日或者在一些重大的日子中,佩戴与绒花有关的装饰物。到了民国时期绒花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当时的生产合作社进行联系,实现了绒花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绒花文化的发展文化来讲,由于自身的价值,并没有在时代的长河中小时,而且根据周围环境的不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sup>[2]</sup>。所以在新媒体时代下,相关人员也可以借助新媒体的发展方式,对绒花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为我国其它非遗物质文化的继承提供一些新的继承方式。

### 二、新媒体语境下非遗“文化记忆”建构的必要性

#### (一) 符合当前的发展趋势

非遗文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从非遗的产生方式来讲,这种文化遗产不仅是个体的经验,而且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现在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精神文化也提出不同的标准,所以如何将非遗文化蕴含的价值展示给人们称为当前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人们现在知识水平和技术经验也在提升,这对非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帮助,在继承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其

中,给非遗文化记忆的发展营造林良好的生存空间。现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很多非遗文化中蕴含的历史价值信息、工艺流程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在这种背景下,非遗行业相关人员,需要加强重视力度,给民众提供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以南京绒花文化为例,只是通过博物馆展示,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借助不同的媒介手段,才可以给民众带去全新的体验。

#### (二) 传承环境的转变

现在信息技术发展,民众获取知识的渠道较多,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非遗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周围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发展,所以相关人员在传承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到这种方式的转变,对发展环境做出具体分析。现在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应用,已经降低了公众获取知识内容的门槛,从之前内部传承开始朝着开放性的传承方式发展<sup>[3]</sup>。现在受到多元化机制的影响,已经扩大了传播者、接受者等这些人员的合作方式,搭建出全新的消费体系。而其目前国内一些博物馆在讲述的过程中,也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作为主要的传播手段。

此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给非遗文化记忆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信息技术的进步下,非遗文化在展示的过程中可以通过3D展示或者虚拟现实的方式进行展览,实现数字化发展,这种技术的应用已经对非遗文化的传播环境做出了改变。以南京绒花文化为例,可以通过人机交互技术传播文化内容,让民众利用VR眼镜感受其中的艺术效果。这些因素的出现,表明了非遗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已经产生了不同,只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才能保证非遗文化的有效性继承。

### 三、南京绒花文化遗产数字化

#### (一) 转变工作理念,搭建全新的综合信息服务模式

南京绒花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想要做到数字化发展,可以将绒花文化项目同当前的网络技术做到深层次融合,实现绒花文化产业数字化旅游服务模式创新,同网络宣传平台做到多方面互动,这样才能给游客提供全新的服务方式。在搭建综合信息服务模式的过程中,可以先对南京绒花文化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结合绒花文化与人们生活之间的联系,利用不同的信息技术手段,形成多方位一体的旅游模式,这样才能够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消费体验空间,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们展示其中的非遗文化知识内容,也可以做到非遗文化遗产保护途径的有效拓展<sup>[4]</sup>。相关人员搭建服务系统的过程中,可以首先转变工作理念,在发展的过程中,利用绒花文化的非遗特点,对项目进行体系化架构。借助互联网与自动感应标签技术制作出相应的旅游门户网站。这样可以让人们在欣赏南京绒花服务模式时,做到生态游、科普游,给人们带去不同的鉴赏活动,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绒花文化的内涵。同时,还可以搭建一种全新的信

息储存方式,将绒花文化的结构与该非遗文化记忆文化内涵做到科学化建构。

#### (二) 注重线上线下的有效结合

一般在搭建非遗文化数字化内容时,需要注意非遗文化产品的真实性与生态性,由于网络空间储存不具备这种自然属性,难以搭建出相应的社会框架,所以工作人员对非遗文化进行数字化建构的过程中,可以对文化记忆的时间、空间以及其中的社会化框架做到延续,保证他们的完整性。因此工作人员在构建的过程中,可以对南京绒花文化内涵进行解析,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效融合,借助不同的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这些多媒体方式做出多方面整合,这样可以让人们在后期关灯过程中,认识到其中的完整性,也可以实现非遗文化的数字化转变。像工作人员对人们讲述南京绒花文化时,可以利用不同的旅游门户网站,对他们讲述相应有关绒花文化的故事,播放相应的视频,讲述这种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和它们有关的制作工艺等<sup>[5]</sup>。在线下,可以按照当前的文化空间,带给人们不同的旅游模式,这样才可以做到线上与线下的密切联系,给民众系统化展示绒花文化的载体和文化形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 (三) 制作文创产品,创新服务方式

对南京绒花文化做出数字化表达时,一方面可以对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行表达,另外一方面可以创新与设计不同的服务体系,这样才可以让人们在欣赏与体验的过程中,了解到绒花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而且这种方式也拓展了绒花文化非遗“文化记忆”的发展空间,刺激了消费。相应的生产社,可以根据人们的这种需求,建设不同的体验园与文化展示基地。这样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可以做到跨区域旅行,对人们展示其中的人性化服务,工作人员在建设服务平台的过程中,还可以注重产业链的形成,确保南京绒花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可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综合提升。

#### (四) 注重价值感知思维培养

相关人员打造南京绒花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中,一方面给民众不同的文化体验,还可以借助不同的信息技术设备拓展相应的网络文化记忆,这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推动民众在体验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化价值。在自媒体语境下,需要认识到非遗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中,网络信息技术的重要价值,工作人员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对其中的文化资源做到深度挖掘,然后在文化产品与活动设计中的服务体系创新不同的技术性因素。这种方式下,才能形成多种多样的文化传承渠道<sup>[6]</sup>。并且借助不同的文化新型,吸引民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在体验其中的文化内容时,可以感受到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对我国民族文化形成一种认同感,树立人们的文化自信,更好的继承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

### 四、非遗文化记忆建构路径方式

#### (一) 整合资源,开展公共服务

我国历史比较悠久,在这个阶段内出现了较多的非遗文化产品,其中种类繁多,而且不同的非遗文化遗产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以及相应的要求,在应用期间,工作人员需要注重这些非遗文化的分析。并不是所有的非遗文化资源都可以采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表达和发展,只有结合非遗文化实质内涵,抓住传承特征,才能构建出不同的文化路径,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像南京绒花文化与人们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而且发展时间比较久,相关人员在结合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内容资源比较丰富,可以作为公共性文化服务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的不断完善,才可以实现文化以及不断的传承与发展,并且在加强自身内涵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还可以挖掘其中的非遗资源文化内涵,对人们展示其中的精神实质内涵,这样才能保证非遗文化记忆中的精神内核和价值理念做到全方位的传播,实现大众化传承。

#### (二) 以非遗文化记忆为基础,提供特色服务

非遗文化记忆在自媒体语境发展下,人员想要保证建构体系的有效完善,可以针对当前非遗文化中的内容与精神内涵做出深层次挖掘,并且在设计的过程中开发出具有特色的非遗文化创意产品,给民众提供不同的服务模式,对非遗文化产品做到深层次开发和利用。在建构的过程中,还可以结合大数据技术,对民众的认知度以及参与度进行有效的调查,结合数据信息的反馈,调整服务方式<sup>[7]</sup>。例如南京绒花文化在搭建数字平台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当前的发展方式,围绕着绒花文化作为主题资源,构造出不同的垂直产品链,通过这种模式才能搭建出新型的公共文化发展空间。

#### (三) 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

从当前非遗文化的发展模式与继承方式来讲,之前的方法难以满足现在人们的需求,而且不利于非遗文化记忆的全方位发展。所以相关人员在思考的过程中,需要认识非遗资源融合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借助不同的技术手段,将其中的内涵做到深入挖掘。这种方式下,需要人员在挖掘资源的过程中,要注重外界网络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并且利用不同的方式创新出多个文化记忆的建构途径与储存方式。像现在技术发展中比较常见的有人机交互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让民众在实际体验的过程中,可以这种体验式的方式,对其中非遗文化的价值做到全方面认同,并且对传承的主体做到明确。这些是非遗文化记忆建构的相关途径,有关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非遗特点,选择不同的方式。

### 五、结束语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非遗文化记忆想要在自媒体语境下做到全面发展,需要相关人员认识到我国非遗文化当前的发展趋势,并且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内涵与价值特征做到深度熟悉,这样才能创新出不同的发展方式。此外,相关人员还需要对非遗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做到全面熟悉,保证后期在建构非遗文化记忆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陈兆倩.文化记忆视角下工业建筑遗产的多维价值解读——以无锡运河外滩为例[J].科技资讯,2022,20(18):248-251.
  - [2]汪家海,魏世苗.试析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其流变——《典型的美国佬》中的文化记忆书写[J].绥化学院学报,2022,42(09):55-58.
  - [3]李淦,徐珊珊,何景明.文化记忆与乡村振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社区参与——基于贵州省清镇市观游村索桥红军渡的个案研究[J].旅游科学,2022,36(03):72-90.
  - [4]傅成婕.河南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的文化记忆建构与身份认同[J].采写编,2022(08):50-52+107.
  - [5]周小凤,张朝枝,蒋钦宇.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影响——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J].人文地理,2022,37(04):182-191.
  - [6]马语琨.文旅演艺产品建构文化记忆的路径探析——以文旅情景剧《宜昌故事》为例[J].文化产业,2022(22):132-134.
  - [7]潘悦.近代江南俞氏家族的文化记忆——以《俞鸿筹日记》为中心[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3(04):154-164.
- 作者简介:包怡然,女,2002.05,汉族,河北省唐山市,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国画。  
杜薇,女,1982.03,汉族,黑龙江省安达市,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油画。  
课题:本文分别为2021年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承宁绒花工艺坊》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2110235020);同时也是2021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语境下龙江网络文化艺术的发展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立项编号:2021B023)。